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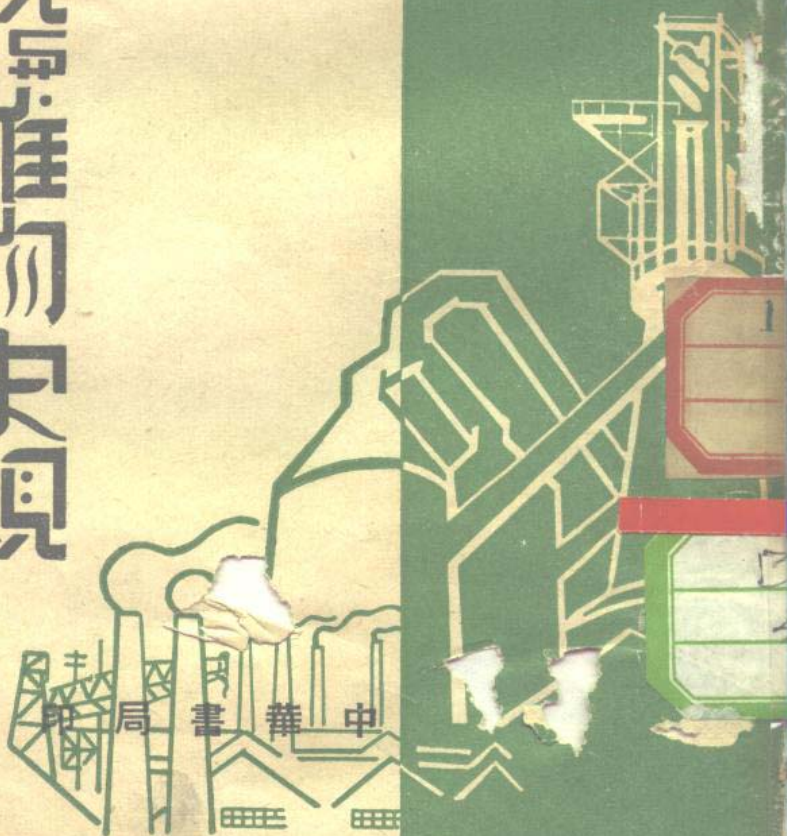
新時代 小叢書

5

康士坦丁諾夫作
譜 萱譯

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中華書局發行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ф.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и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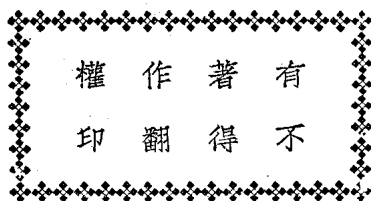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ории.

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譜 壹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行
一九四九年七月再版



新時代小叢書第五種
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全一冊)

◎ 基 價 二 元 六 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 著 者 Ф. В. КОРСТАШИНОВ

譯 者 譜 萱

發 行 人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埠中華書局

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目次

引言·····	一
一 歷史的唯心的理解·····	六
二 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的唯物論·····	二五
三 歷史唯物論論社會發展的規律·····	三一
四 自由與必然·····	四七
五 各社會形態的發展規律的特性·····	五〇
六 結論·····	五四
附註·····	六一

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引言

當全世界歷史加快着它的飛躍并發生着事件的迅速的、一個比一個更富有重要意義的交替時，當各民族歷史裏發生着巨大的變動時，在這樣的時候，對於有關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的興趣、想理解發生着的事變的意義的慾望和要揭開未來之幕的意願，便日見增加了。我們正是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裏。在最近的三十年來，和平發展的時期已經有兩次爲世界戰爭所接替了。這兩次戰爭由有一些國家的崩潰、敗北和另一些國家的勝利，由一些政治形態的破產和新的的誕生，以及由許多民族在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制度中的巨大改造和變革來收場的。已經出現的和正在發生的事變提出了許許多多辛辣的、震撼着千百萬人心的，關於戰爭的原因、關於如何鞏固和平、如何消滅那發動侵略戰爭而爲

人類災星的法西斯主義和其他反動勢力的根源的問題。

這些現實的問題引出了大堆的文章。許許多多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社會學家」、政論家都想對這些問題作出答案來。其中有些人認為由希特勒德國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是產生在意識形態的範圍之內的，是由於普魯士主義的由來已久的侵略精神、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裏發生的。另一些人把這些原因歸之於外交家的估計錯誤。第三種人則認為是由於的羅爾的精神病患者連同他的想建立法西斯德國的世界霸權的狂妄念頭的希特勒爬上了德國的領導地位的緣故。

不用說，普魯士主義的天賦的侵略精神，法西斯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希特勒黨徒的盜匪式的政策，以及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慕尼黑」政策，都是使戰爭從希特勒德國方面發動的因素。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那引起這次戰爭的決定性的原因却植根在現代獨佔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不平衡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的法則上面的。

解答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時，斯大林說：「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偶然地，或者以爲由於這些或那些政治家的錯誤而發生的，這是不正確的想法，雖然政治家的錯誤的確是存在的。事實上戰爭的發生乃是世界經濟和政治力量在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者曾不止一次地聲稱，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本身隱藏着總的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在我們時代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在順利的和平衡的向前推進的形式下，乃是通過恐慌和軍事危機而進行的。事情在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往往隨時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平衡的尖銳破壞，而且那個自認爲原料和銷貨市場較少保證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往往要作變更現狀並且用武力的手段來作有利於自己的再分割『勢力範圍』的企圖。——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便發生了分裂和彼此間的戰爭」〔註一〕。

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真正科學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忽視反動的人種理論、法西斯主義首領的行動和所有他們的政治制度對於戰爭的發動上的意義。同時它揭

發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的最深刻的根源。這種解釋對世界人民指出了應該在哪裏和在什麼裏面尋求排除爲帝國主義所產生的侵略戰爭的切實道路和方法。

其次，假如注意到另一個問題——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性質和社會根源的問題——時，那麼全世界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在這裏也不會充份發現出它的真理來的。

在美國的波士頓，發行了一本哈凡爾恩的「從路德到希特勒」的書，其中作者證明說法西斯主義不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它是跟西歐和美國的政治學說的四世紀以來的傳統，跟非理性主義，跟社會的達爾文主義等有不解緣的。不用說，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從以往的意識形態中提取了所有最反動的和最反人性的東西，把它們應用到帝國主義的目的上去。這是正確的。可是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生在腐爛着的資本主義裏，在德國是生在德國的掠奪式的帝國主義裏的。希特勒份子乃是德國財政資本的看家狗。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理論家們斤斤於分析希特勒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却抹殺和隱藏了這個反動的帝國主義的運動的真正的社會的性質。於是不論我們談到現代的任何

問題，我們總是跟對社會生活的事件和法則的研究所抱的對立的方法發生了衝突。

作爲關於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的歷史唯物論是在與唯心論的鬥爭中形成的。唯心論在科學的方面是一無所獲的，它無法說明社會發展的進程，也不能發現這個發展的法則。歷史的唯物論在克服唯心論的結果中發生，正如同現代的化學是在克服煉金術的結果中產生的一般。

然而在現代資產階級的世界裏，依然活躍着無數的把唯心論的老古董誇做「最新的」科學的社會學體系的「社會學的煉金術士」。這些「社會學家」傲慢地對待歷史的唯物論，把它看成對社會生活的「片面的」觀點。他們認爲歷史的唯物論忽視了精神價值的作用和意義以及歷史中觀念的因素的作用，而把一切的事情都歸之於經濟，歸之於物質的利益。

爲了正確理解歷史的唯物論究竟如何真正對立於歷史的唯心的理解起見，我們來歷史地觀察一下這兩個對立的學派是怎樣產生的。

一 歷史的唯心的理解

人類社會經歷了漫長的和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道路。從粗笨的石斧和野人的獵弓到用電力發動的現代巨人似的機器和機械系統；從原始人類的最初的小村落到我們現代的龐大的社會的形成；從原始的種族制度，經過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從野蠻人的最初的朦朧意識、他們的對世界的荒唐的看法到現代科學的輝煌的頂巔，這便是人類發展的道路。

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者的思想的視綫之前，展開了民族與社會之間以及社會內部的階級之間：奴隸與奴隸所有者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農奴與地主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場面。人類社會的歷史——這是反動與革命、和平與戰爭、停滯或衰退與迅速的進展的時代交替的矛盾的過程。

人類社會的發展通過一切這些迂迴曲折、一般地是循着上昇的路綫——從低級的形

式到高級的形式而前進的。

什麼來決定社會發展的進程的呢？

在歷史事件的五光十色的和矛盾的交替中有沒有內在的聯繫和法則，或是這裏統治着偶然、混亂和任意呢？

在許多世紀的長時期中，在思想家、「社會學家」、歷史家和政治家們面前發生出這些問題，他們也企圖對之予以解答。

「有沒有一種精神在創造一切和影響一切的呢？」或者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隱藏在現象的表面之後而決定着社會生活進程和社會發展的原因的東西呢？

雖然社會學說名目繁多（實證的、生物學的、心理學的等派別），在關於社會理論的學說裏，正像在對自然界的觀點上一樣，具有而且只能具有二種根本的派別，即唯心論與唯物論。

唯心論的擁護者用社會思想的改變，政治學說的發展，卓越的歷史的個人的意志與

活動等，來解釋社會生活的進程與發展方向。社會意識決定着社會生活——唯心論的對於社會生活的觀點的公式便是如此。

實在說起來，資產階級的社會學的一切「學派」和「流派」，不管它們名字如何，實證主義也能，在解釋歷史事件時對經濟、政治、思想的因素等量齊觀的什麼折衷的「因素說」也能，幾乎全盤都可以歸入這個唯心論的傾向。

歷史的唯物論却告訴人家說：理解社會發展的鎖鑰不應當在人的頭腦和他們的意識裏去尋找，而應當在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在物質財富的生產方法的發展中尋求。社會存在決定着社會意識——這便是歷史的唯物論的基本的命題。

和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現代的十分雜亂的形式不同，古典的唯心論是簡單而明白的，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者對於歷史的觀點便是這種證明。

服爾泰在他的「關於民族道德與精神的經驗」一書（一七五四年）裏想探求古代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他看出這個原因是宗教的紛爭和野蠻人的侵入。服爾泰問道：爲什

麼羅馬人沒有像馬利那時消滅掉金佛爾人那樣去消滅那些侵入羅馬帝國的野蠻人呢？因爲羅馬人的道德變了。而這種道德的變化的最顯著的指標是：羅馬帝國在第五世紀當野蠻人入侵時，僧侶的數目比兵士還要多。這些僧侶來往於各城市，進行着關於上帝的兒子的同體的爭論。

西比翁〔註二〕的子孫從兵士變成了爭論者。用以包圍奧爾金西猶斯〔註三〕與西塞隆〔註四〕的個人的崇敬被轉移到對教堂供奉者：基連爾，格黎高里和盎佛羅西〔註五〕等的身上去了。這便是羅馬滅亡的原因，服爾泰肯定着說。

羅馬人的道德從戰勝卡爾法根的時候起到野蠻人侵入時大大地改變了，這是正確的嗎？這是不必爭論的。這種道德的改變會不會在羅馬武士的道德的精神上否定地表現出來呢？當然。羅馬戰士的道德精神的低落，在羅馬抵抗野蠻人的鬥爭的結局上反映出來。這麼說來，當服爾泰拿道德的改變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時，他是對了嗎；決不是的。

當然，道德的改變對於羅馬帝國的崩潰是有影響的，可是它不是根本的，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因為羅馬人道德改變這件事本身也就需要解釋的。服爾森對這個改變的原因看做什麼呢？看做是基督教的消極的影響。基督教，服爾森說，打開了天堂之門，但却送終了帝國。而基督教勝利的主要工具，按服爾森的意見，是康士坦丁皇帝。照服爾森的意見，原因的關鍵便是如此。把神學家賦予上帝的那種萬能的力量都歸到康士坦丁皇帝身上了。

可是古代羅馬人的道德的衰退和基督教的傳佈是由比服爾森所指出的那些原因更為深刻的原因所造成的。這些原因應該從古代羅馬帝國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根本改變中去尋求。如果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不能適應這些人的生活條件和需要的話，那麼沒有一個人，不管他如何萬能，便不能把這種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強加到千百萬人身上去的。因此，歷史事件的根本原因不能從人們的腦袋裏，從他們的觀念裏去尋求，因為觀念本身的改變也是需要加以解釋的。

另外一個法國啓蒙運動者、服爾泰的同時代人——瓊、若克、盧騷，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企圖探求社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和社會與國家本身發生的原因。在「論人們之間的不平等」一書裏，盧騷描繪了人類社會歷史的這樣的圖景。有一個時候有過人類的黃金世紀：一切都屬於大家所有。那時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社會的不平等，沒有人對人的壓迫，沒有竊盜、戰爭和犯罪。這是人類種族的自然狀態，幸福的幼年時代與青年時代。但這個「黃金時代」終於過去了。盧騷寫道，「那個人，那個首先圈定了一角土地並敢於說『這是屬於我的』，也居然有些人愚蠢到會相信這件事，乃是市民社會的真正的創始人」。

盧騷在人的自覺的活動裏，在他們理知的有害的活動裏，在一定的觀念的發生裏，看到了私有財產以及社會與國家本身發生的原因。

這也是對於歷史的唯心論的看法。

盧騷當他指出鐵與五穀使人類開化時，他說出了關於工業和農業在文化發展中的作

用的天才的見解。可是這個指出社會發展中的生產作用的唯物論的命題，並沒有改變盧騷對於社會的形成，對於不平等的產生，和對於社會生活的整個進程的總的唯心論的觀點。

他在私有財產中正確地看到了社會的不平等的來源。然而他不能夠找出私有財產本身產生的原因，不是當它是偶然的事情，便當它是理知進步的結果。

服爾泰與盧騷在哲學的領域裏是唯心論者。但在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運動者中間也有哲學的唯物論的擁護者——霍爾巴赫、赫爾維修斯、狄德洛等。可是他們也像服爾泰和盧騷一樣，在歷史的理解的領域裏，仍然是唯心論者，而不能把自己的哲學的唯物論的觀點擴展到社會生活的認識上去。社會變革和戰爭的根本原因，他們認為由於意識的改變、人們意見的改變，以及這個或那個立法者的行動所致。

法國的唯物論者努力要得出社會現象的科學的說明。他們教導人家說，人連同所有虛假的或真確的觀念、感覺和情緒，乃是四圍社會環境情況的結果。他們確認社會中的

一切，有如自然界一樣，是由因與果的必然的連環所制約、所聯繫着的。但是事實上，歷史的必然在他們却變成了偶然。譬如霍爾巴赫說，在有勢力的君主的腦袋裏只消有某個原子惡作劇一下，整個民族的生活和命運便會改變起來。統治者的消化不良或者單單一個女人的使氣，便可成為千百萬人的無數的災難與受苦的原因。這樣看來，霍爾巴赫的歷史必然變做了偶然，法則變成了任意。

人類社會的全盤歷史變成了錯誤、無意義的暴力和迷途的某種混亂的堆集，而中世紀的整個時代被法國的啓蒙運動者們看做古典的古代之後中斷的偶然的插曲，看做蒙昧和迷信的結果，或者是不良的立法的結果。

迷途徬徨，這是奴隸制的罪人，這在被自然命定為自己的幸福而自由勞動的一切國家的人民差不多都曾達到過的，霍爾巴赫這樣寫道。然而出路在哪裏呢？出路在消滅蒙昧無知，在啓蒙；無限地信仰着人類理性、信仰着立法者的神奇的力量和君王聖明的法國的唯物論者答道。